

1346

漳州文史資料

1993

第18期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漳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漳州文史资料

第18辑（总23期）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漳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

1993年10月

封面题签：彭冲

政协漳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任：汤建

副主任：林周发 朱汝宁 张启琛 陈自强

委员：汤涛 林杏雨 黄家声 郭建章

陈耀基 陈林茂 林岂庸 张耕子

曾启川 郭上人 肖林

《漳州文史资料》编辑部顾问：阮位东

- 北京幸见毛主席.....颜金本(1)
党培育我成为水稻专家.....黄海澄(11)
我们走共同富裕的路.....王长生(16)
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教诲.....张志荣(22)
- 香港爱国实业家郭国耀.....柳永真(24)
“同善堂”、“天益寿”药局.....周运鸿 林俊文(27)
漳州“长成青草行”.....林蔡奢(32)
“鹤沙”玻璃厂的诞生.....洪汉忠(36)
漳州解放前商贸掇碎.....何也(39)
南靖芦柑上电视.....叶千(44)
- 我在体坛上的拼搏历程.....张然(48)
国际体坛第一个中国冠军吴传玉.....陈永安(51)
建造中国“女排塑像”纪实.....阿东(57)
“排球之乡”话排球.....浪舟(62)
- 寻源中学断记.....吴向国 郭上人(66)
音乐理论家施正镐.....施正沛 施正炳(72)
艺花三绽黄家声.....肖林(75)
岂许地山师在燕大.....叶国庆(82)
林语堂晚年轶事.....黄健聪 方旭铭(85)

乡土名画家黄稷唐 张国靖 (88)
名中医蔡潮初轶闻 施淑英 蔡道生 (91)
雕艺名人李明月 李冬雨 (93)
军服印染工程师沈世雄 沈冠新 (95)
市政建设师周醒南 惠 扬 (99)

“东山战斗”亲历记 林周发 (105)
1952年“三反”运动纪实 张耕子 (111)
我所知道的张介义 黄凤展 (118)

父亲郭振纲台湾归来 郭建章 (121)
薛教授的一条旧棉被 武 进 (125)
台湾访友归来 颜日三 (129)
故乡探亲记 (台)陈思贤 (133)
闽台民俗多相同 (台)昆 仲 (138)

东山、诏安抗日御寇 史克勤 (141)
剿除云和边的“乌旗军” 汤 涛 (148)
抗敌后援会龙溪分会简记 陈 楠 (155)
军统的公开机构——龙溪查缉所 沈汇川 (158)
不仁慈的后坂“仁慈堂” 林 湖 (162)
张贞求师调停“梅州案” 林光裕 (165)
黄庭经与“联乡”自治军 林 魁 (170)

关于林惠元死因的一封补正信 柏 舟 (178)
连横先生家世及祖籍地调查 汪毅夫 (181)

北京幸见毛主席

【颜金本】

编者 适逢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之际，本刊发表颜金本（故）、黄海漫、王长生等自述稿，以示纪念。

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

1956年4月18日，我搭上汽车离开漳州，上北京去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。

上北京，见毛主席，看伟大的首都，同全国工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交流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，叫我感到太幸福、太光荣了！我本是个没田没地的贫苦雇农，在旧社会，头顶官僚的天，脚踏地主的地，当牛作马挨过来，幸得有了解放天，农民翻了身，共产党给我们分田分厝，领导颜厝乡农民兄弟组织互助组，办起胜利农业社，在互助合作的大道上宽走了三、四年，乡里生产和生活都大变了样！这回，我代表社员上北京开会，心里激动得蹦蹦跳，未出门那几天夜里，我欢喜得怎想睡也睡不着。

到福州集中时，我会见了本省创造亩产万斤薯的福清县劳模余大干。他讲福州话，听不来，我硬着头皮向他请教蕃薯高产经验。19日，我们一起离开福州城，上路去北京，坐汽车到江西，走进上饶火车站，已经是20日下午4点半了。那时，火车正开进站，我高兴极了，第一次见到火车，真新奇啊！我瞪大眼睛

看了又看，那个车头又黑又大，后面拖着长长的十几个车厢，像一条长龙。它一进车站，嘟嘟地拼命吼，大烟囱还直冒白烟，我看得出神，暗暗称赞工人老大哥真伟大。听说，这种火车一个钟点能走百几、二百里路，比起汽车快得多呢！我想：今年年底修通鹰厦铁路，火车开到漳州来，那该多好。

22日，我们坐火车去上海。上海是个大地方，那里热闹极了，火车电车小包车，大火船小火船，洋楼大厝花园……白天在白渡桥、外滩那里，看见大洋楼高得真看不到屋顶，我一层层地往上仔细算，最后才算清了15层，像上海大厦那座楼，叫我们社里几百口来住也住得下；在外滩黄浦江，停着十几只大火船，船上的住房像洋楼，从船头走到船尾不知道要走多久。人家说“船头打锣，船尾听不见。”这话不假。我坐在矮垛墙上边看边想：毛主席领导的天下，我国能够自己造大火船，祖国真是强大啊！

25日——经过两天车程，火车就到北京。未到北京，我心里多急，老想早点看到我们祖国的伟大首都。刚到天津，我就一直问：“北京到了没有？还有多远？”身边的人告诉我：“快到了！”我心里还是不扎实，没大工夫又问。他们又说：“快到了！快到了！”将到京郊的时候，火车里的广播员广播说：“再过15分钟，就到我们的首都——北京了。”我太兴奋了，连忙伸头向车窗外望去，火车开得像飞一般快，除了平平坦坦的庄稼地，没有看准是个啥。过一会，广播员又报说：“再过5分钟就进入北京……”我拼命朝窗外向前望，远远可以看到北京城的轮廓，车往前开，便看见西郊那边有一片高大的白楼，阳光照得闪闪发光，美丽得很。听说这里过去是荒埔废地，如今却建起漂亮的大学堂来。车进北京，伟大的首都到了，不知怎的，心里头一直忐忑地跳。我想：我是一个种田人，今天竟来到了伟大的首都，来到了毛主席住的北京城，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，

我那会有这份福气呢！我真想喊：“感谢党和毛主席！”火车停在北京站，等在站台上的人群都拥过来，献花的献花，握手的握手，他们说我们来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真光荣。接着，一辆辆的小包车开过来，送我们到东单区中央农业部招待所。

见到了毛主席

4月30日下午4点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举行开幕式。我们提前一点多钟到会场去。

会场设在北京体育馆，布置得很堂皇，主席台上挂着毛主席像，正中挂着一块红色布底贴金字的横幅，上面写着“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”。六、七千个代表，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个会场来。

会议快开始了，主席团台上坐着一些中央首长，但是奇怪：怎么空下了前列两排凳子？我想是不是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也要来参加会议。一听，大家都吱吱喳喳在谈论这件事。忽然间，会议司仪喊话：“请注意，会议要开始了。”话一落音，军乐队奏起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……”接着，一位身材魁伟的人从主席台偏门走了出来，后面跟着几个人，那个司仪同志高呼：“毛主席来了！”我放开眼睛看去，差点要喊出来：“那不是毛主席吆！”会场里的代表看到毛主席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来了，大家都站立起来，连呼“毛主席万岁！”鼓掌声响得像打雷，我也尽情高呼和鼓掌，眼睛瞪得大大的直看毛主席，心里像粥锅里的滚汤要冲出锅盖一样。那个时候，我啥事情也忘了，一直鼓掌，手掌打麻了还在打，直喊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喊得声哑了还在喊。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站在主席团台上，向代表们招手致意，我们感到亲切极了，大家再鼓掌、再高呼，好久好

久没有停息下来。

我的座位正面向着毛主席，相距只有四十几排椅子远，对毛主席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的身材高大魁梧，满面红光焕彩，眼梢没有一条皱纹，头发又黑又多，真看不出他是六十岁的老人。毛主席身体很康健，这真是全国人民的福气呀！我刚要离家上北京时，党支部和社员们交代我：“本啊，见到毛主席要先看看毛主席多健康，再向毛主席汇报咱胜利社的生产，要把毛主席交代的话带回来！”这时，我真想代表社员去向毛主席问声好，道个谢，可是，在开会呀，怎能去得？可我想，这趟回去一定要向社员们说：毛主席的身体很康健，毛主席吩咐咱怎样建设社会主义。

我是一个受尽人间苦的农民，解放前上无片瓦下无寸地，当雇工挨苦日子，弟弟活活饿死；解放后，有了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领导，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，日子才一年比一年好过，这都是共产党、毛主席给的呀，共产党、毛主席是咱贫苦人的大恩人，今天幸福地见到大恩人，是我一生一世最难忘的、最荣幸的。会议继续在进行，我还一直注视着毛主席，眼看花了，用双手揉一揉，又看毛主席，怎看也看不够。我心中暗暗向毛主席说：“我颜金本太幸福了！我向您老人家保证，我一定听您的话，把社办好，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。”

过“五一”劳动节

“五一”节那天，代表们起得特别早，有的换上新衣裳，有的剃去嘴须，忙着打扮，准备参加北京市“五一节”纪念大会。我也换上一套蓝色中山装，早饭后就跟大伙坐电车到天安门广场。

我们国家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中，今年庆祝“五

一”节，真叫人加倍欢喜。在天安门广场，人山人海，男女老幼都举着小旗，拿着鲜花，乐呵呵的等待毛主席到来检阅。

10点一过，庆祝大会开始了，放礼炮，奏军乐，唱国歌，声音震天动地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大世面，心里热辣辣的，耳朵嗡嗡响。一会儿，北京市长彭真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致词，我注心地听，可我听不懂他的山西腔，后来和我一起的老陈同志告诉我，才知道彭真市长是号召北京市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兢兢业业，克勤克俭，共同奋斗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。这话讲得有理，祖国是我们的，就要靠我们千百万双手来共同建设好。

10点半，50万人的大游行开始了，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的队伍。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的队伍走在最前头，首先接受毛主席的检阅。我随着队伍走着，没到天安门，心里像滚水一样开花，自己叫自己别过份激动。因为我心脏不太好，过份激动不得，可就是这样命令自己也平静不下来，我要再一次看到敬爱的毛主席，怎能叫我不激动呢！？代表们一到天安门城楼下，都抬头往城楼上望去，还高声呼“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”我边高呼边注目看毛主席，就是看不准。当时，我认为天安门造得太高，挡住我的视线，其实天安门只有三、四层楼样高，那会遮目障眼的。我们代表的队伍通过天安门后，便上了观礼台，坐在那边的50多个友好国家代表，看到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来了，有的站立起来挥手致意，有的脱帽点头表示欢迎，我们也向他们招手回礼。我心想：新中国刚刚成立六个年头，我们就有这么多外国朋友，而且这般友好相待，说明祖国是强大起来啦。

游行继续在进行。工人、手工业者，郊区农民、科学工作者、机关干部、文艺工作者、运动员……浩浩荡荡地一队接一队

的通过天安门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。他们个个生龙活虎，举着彩旗、图表和模型，挥动鲜花，高呼口号，真是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队伍。在游行时，天安门上空突然飞来了9架银灰色和黄色的滑翔机，边飞边表演，后面跟着来的9架红色教练机，飞得很慢。大会实况广播说：“这是教练机，我国自己制造的……”我高兴极了，我第一次看到我国制造的飞机，看得连眼珠也没转动。打日本那年代，鬼子飞机大摇大摆来轰炸漳州，奈何它不得，这回有了自己造的飞机，保疆卫国就不犯愁了。教练机上的驾驶员也真灵，飞过天安门时，机翅还斜左斜右的向观众表示致意，向毛主席表示致敬！毛主席在城楼上边仰首边舒心的笑……

过午2点，游行队伍才全部通过天安门。这时，上万个带红领巾的孩子及工人、农民，像一窝蜂那样涌到天安门的金水河边，欢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。天安门广场，一时掌声雷动，和欢呼声汇成一片……

当晚，在天安门广场一带举行了联欢晚会。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和北京市民，共同度过了“狂欢之夜”。新华社记者用了这号字眼，真体现我的心情。

农业应该“跑步走”

“五一”节过后，会议一连开了几天，我们听了许多中央首长的报告，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同志的报告，给我上了一次深刻的政治课。

薄一波说：三年来，我国工业建设的成就可大哩：去年全国生铁产量，等于1952年的一倍九；钢的总产量等于1952年的两

倍，煤炭产量，等于1952年的一倍半，还有，三年来，我国已会制造无缝钢管、飞机、联合收割机、大火船，不久还要自己造汽车、拖拉机……我真是欢喜，我国工业建设真像坐喷气式飞机那样快呀！

可是，那时在北京也犯愁，我心里这么问自己：工业发展得这么快，可我们农业呢？跟上去没有？特别是咱胜利农业社有没有跟上去？咱社是1952年办起来的，由小到大，由初级到高级，走上合作社大道已经尝到甜头，水稻产量是年年增的，头年亩产900多斤，二年一千露头，三年一千过头一、二百斤，这个数字年年提高，自己也感到不差了。可是，今天拿它来同工业一、两倍增产的事比一比，那就差多啦，像我们社里这样“鸭母走路”般的增产法，怎么能够大大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呢？！就说去年秋季罢，咱社稻谷增产一两成，拣好粮卖给国家也只有30000多斤，这起什么大作用。

我从北京回到乡里，劈头便先传达这件事，大家的脑筋也开窍起来。他们说：“咱天天喊支援工业化，可我们多打几袋粮食、多卖几袋余粮？不行，咱农业要跑步走，再不能鸭母走路了。”前几天，社里开了社员代表会议，研究晚季怎样打更多粮食问题，社员代表会议作了决议，今年晚稻秧要插7寸见方，再不要像往年都插9寸、1尺株距的。这项密植的技术革新搞得好，秋收多打谷支援工业化也会拿稳些。

“农业要跑步走”，我认为咱农民得先向工人老大哥学习。这次会议有6000多位全国先进的工人老大哥参加，100多人在会上介绍先进经验，我听得感动极了：上海国营第二纺织机械厂刨工曹永康，3年就做了6年8个月另15天的工作，又没有出过一件废品；鞍钢工人推广了苏联炼钢的好经验，去年11月份一个月里就给国家增产8400多吨钢锭。这就大大帮助国家加快社会主义建

设了。

工人老大哥为着祖国建设，劳动既艰苦又勇敢。有个代表叫齐树椿，是位年已半百的筑路工程师，他为了建设康藏公路，翻几百座大山，涉4万多里路去勘测；高山上整年积雪，冻得口水未吐落地就结成冰，高岭大山无路可走，便用凿刀挖踏脚坑蹬上去，睡觉是在深山里，有时粮供不上，就挖雪猪煮了吃。齐树椿这样艰苦工作图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着建设好社会主义。他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！过去，咱社社员中劳动好的有，可有些人怕苦，说什么“种田人雨里来日里去、挑、挖、犁、锄没个歇，怎吃得消！”“种田是粗重工计，那比工人舒服。”叫他们干重活，偏偏挑轻的干，叫他们密插，他们怕麻烦，管你多打粮还是少打粮。像这样，啥时候才能建设好工业化。俗话说：“要吃果子自己栽”，要过幸福的生活，咱就要艰苦地建设社会主义。我们农民一定要向工人老大哥看齐，使尽劲头，艰苦奋斗，发展农业，支援祖国工业化建设。

种田也得讲科学

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个人发言，叫我听得入心。他们过去干的活又多、又快、又好。有人要问：他们是怎干的？有啥好经验？就我的体会说，总有这末一条，这就是讲究科学，改进技术，学习先进经验，脑筋不保守，大胆去干。

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盛利，是上海车床厂车工，他到去年11月25日，用了两年又11个月时间，就干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。他本来干活也很普通，每分钟只切削100多公尺的物件，后来他使用苏联科列索夫车刀干活，3个月干完5个月另17天的话，过后又改用乌纳诺夫车刀和马尔科夫车刀，劳动效率更加提

高，每分钟可切削367公尺。他想到切削效率越高，社会主义建设就越快，便绞尽脑汁改进技术，把苏联科列索夫车刀和费奥多罗夫车刀的优点结合起来，自己创造了“台阶式车刀”，用它每分钟可切削1287公尺。

这件事叫大夥听了，一定拍手叫好。人家干活，讲究科学，改进技术，思想开窍，大胆去干，收获就大。可咱农民啊，在这方面像裹脚女人走路，一扭一捏的慢慢摆，这怎行呢？咱胜利社从1953年就推广“适当密植”，可是今年还七、八寸宽。“适当密植”是增产的好门路，有些社员老脑筋，说什么“没米还要添口嘴。”有的怕新技术“出风险”，说“慢慢试吧”，结果一年试一点，密植一点，增产一点；有的队还弹怪调：“早季（可）密植，晚季行不得！”我的思想也有保守，闭目让他们吹冷风，两年来社里都没有密插好。再说推广“南特号”良种，也是推了好几年，才在今年合作社合并升级时全面推开它。这些事情，在北京瞄上眼睛想一想，才明白：咱农民的眼光短，不想革，脚又小，跨步慢。我这回想开啦，咱应该学习盛利这样的工人老大哥讲究科学，改革技术，学先进，赶先进，不保守，大胆干，才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支援工业化。要这么办，只一句话，就是种田也得讲究科学。

共同前进 共同富裕

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5月10日闭幕了。11日，代表们都分手了。我坐上火车，顺着京沪杭铁路线往南走，辗转转回到漳州。

我们坐的火车起头从北京直往天津跑。这段路好，火车跑得很快，叫“特快车”。据说一点钟能跑100公里，要是从漳州到

石码能跑五、六趟来回，火车跑得快，又载得重，那一节节长“龙骨”的车皮，个个装满货物。我问人家：“一列货车能载多重？”人家回答：“多呢，能载一、二千吨。”我不懂得一吨多少？他说一吨2000斤。我屈指一算，一列货车就要载300多万斤，火车真是“大力士”，要是鹰厦铁路修通了，开来了“大力士”，咱有多少农产品、工业原料让它搬呢？我回想一下：咱颜厝乡算是年年增产的，可是每年增产的粮食也不过几十万斤，叫火车的两个车皮拉一趟就光了。我在车厢内越想越感到应该更多的增产，而且要乡乡村村、社社队队都增产，才能叫鹰厦铁路上的火车不停火不歇轮。

真的，要增产，就得大家都增产，光一个社、一个乡、一个县都不够，要靠各县、各省都增产，才能够满足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。所以，咱农民应当共同前进，我们胜利社一定要跟龙溪专区农民兄弟一道努力，共同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，才不辜负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殷切期望，也不负我这次幸福、光荣的北京之行。过去，咱社虽然年年增产，但社内也不平衡，有的队增多，有的增少或不增，有的生产队技术先进，有的赶不上，有的老社员觉悟高，有些新社员思想落后，有的管理经营好，有的显得差，这样就影响争取全社更全面、更高额的增产。为着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，为着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，咱社一定要解决这些“绊脚”问题，叫先进的更先进，后进赶先进，先进帮后进，争取共同向前进。

（本文系颜金本从北京回漳州后给龙溪地委和200多名龙溪专区农民代表汇报的纪录。肖林供稿）

党培育我成为水稻专家

黄海澄

40年来，我一直和“农”字打交道，干科学种田，促农业发展，从农民到干部，从基层到领导机关，都是做这个工作。一些报刊过誉地说我，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水稻专家，曾经创双季稻大面积高额丰产，还出国传播和指导种稻技术。其实，这都是共产党培养、教育的结果。

科学种田得殊誉

1931年，我在海澄县莲花村（今龙海市黎明村）出生。童年，父亲丧亡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母亲不得不咬住牙卖掉姐姐。我13岁，开始过起长工生活。幸得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打江山，1949年9月解放了闽南，我才翻了身做起主人，参加民兵，入团入党，当互助组长和高、初级农业社社长。我们的互助组实行精耕细作和选用良种，1952年全组粮食增产两成八，当年我被评为省劳模，光荣出席福建省劳模表彰会。隔年（1953年），我和黄绍山等人办起了黎明初级社，带头引进“南特号”良种，我下田亲自去摸索栽培技术。那年双季稻亩产1360斤，成为全省最高的水稻丰产户。1955年碰到1950年以来罕见的旱灾，老天连续120天不下雨。黎明高级社社员奋起从山上、河里引水灌田，用八层水车搬水保苗，结果灾年获得全年粮食亩产1039斤的好战绩，拿了24万斤粮卖给国家。这一年，我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青年

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。

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1956年，我在黎明社重视农业技术改革，开始学科学种田，社里成立以潘无毛为首的老农顾问团，生产队设农技员，搞出一支科学种田的队伍，开展农业科技知识普及和改革试验，除继续引进良种外，还推行“三早一密植”为中心的增产措施。到1956年那年，我们社粮食亩产均1455斤，创造全国水稻大面积丰产纪录，荣获中央农业部奖赏。这一年是黎明社的“黄金年代”，全社农副业总收入102万元，成为全省第一个“百万富翁”，我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，出席1957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，还参加会议主席团，又在大会上作《双季稻大面积高额丰产的经验》发言。出席这次会议，叫我永不忘怀的是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、陈云、邓小平、彭德怀、邓子恢等中央领导同志，都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，并一起合影留念。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毛主席，心中感到太荣幸了、太幸福了！

我从北京回来不久，全国南方13省水稻精耕细作现场观摩会到黎明来开，这对黎明这面全国水稻丰产高产旗帜是一个激励和鞭策。过后，我被省农科院聘请为特约研究员。一个普通农民成为特约研究员，多么想藉此机缘好好地钻一钻种田科学。可是，在搞“一平二调”、刮“共产风”的那些年份，科学种田也被“瞎指挥”、“浮夸风”搞得焦头烂额。那些年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的袭击，农业生产大伤元气。好在过后从违反客观规律的惨痛教训中猛醒过来，认识到种田的科学性，就是说要科学种田，种田要讲科学。于是，黎明大队再兴科学种田之风，粮食生产才逐年回升，1962年水稻单产回到1284斤（亩），1963年实现水稻矮秆化后亩产1652斤，1972年实现亩产“上吨”，1986年稻麦三熟亩产超“三纲”（后两大关是我调离黎明后实现的）。